百姓记事

长寿花

♣冯 源

每种花都有自己的品格。牡丹富贵、兰花清雅，梅香于寒意中沁出，迎春在冬尾春初予人以热烈的希望。水陆草木之花，自在生长，却以无声的花语与人类相惜、守望。

我喜欢花，毋论是长在田野、庭院或是居室的。因了这点爱好，虽终日忙碌穿梭于红尘之中，亦喜在家和办公室拈弄些花草，它们大抵是绿萝、文竹、兰草之类，既可怡情，又不烦打理。

2016年的一个春日，因公事到学校教务处刘老师的办公室，见她向阳的窗台上嫣然开着两朵红花，花朵下面蓊郁着紫色的茎和叶，再细看，竟是用水养在废弃的塑料瓶中！身处简陋的生存环境，却开得如此灿烂。瞬间爱了！刘老师爽朗地介绍，这是长寿花，在她的授意下，我得以从花株上掰下两个小枝条，乐滋滋地插在我办公室的花盆里。它长得倒是挺快，叶片绿油油、肥嘟嘟的，只是不分枝，独茎直直地往上长。

2018年临近放暑假的时候，我新调了办公室，有心带点随身之物和我一起适应新的环境，就从长寿花的枝条上面掐了一小段，并特意从校园的怀若谷采来一些土，将其培植在新办公室的一个小花盆里。起初，我按时给它浇水，也不见它长得有多茂盛，反而像吃了铁一样，纹丝不动地立在花盆里，我差点要把土挖开，查看它是否真的在这个小花盆里扎了根。还好，一年多过去，它真的长高了，但仍然是一枝独茎，直直地往上长。我在想，我采的这个土并不是专门的花土，一浇水就板结，硬硬的，应该没有多少营养，且我整日忙碌，也没顾上给它施点花肥，它这样好好地活着，已算是格外恩待我了。

2020年初的疫情，彻底打乱了生活和工作的节奏。校园封闭，授课由线下转到了线上。待再回办公室的时候，已是2020年的4月份。自上一次寒假时离开，至此已三个月有余。心里忐忑着，我那一屋子的绿植，怕是已经不保……

小心翼翼推开办公室的门，一片枯枝败叶之中，向阳的窗台上赫然开着一团花——攻红色，像一个小绣球，挺立在努力向着阳光伸展着的枝头上，在光影中神秘地绽放着。啊，是长寿花！这个红彤彤的“小绣球”是由九朵喇叭状的小花组成，它们参差错落地簇生在一起，各自铆足了劲儿，欣欣然绽开了红萼。已经近百日了啊！近百日没有浇过一滴水！这株长寿花，是怎样一天一天将严冬的日子数算、在寂寞之中积蓄着力量，又是怎样在危难之中乘着春光，自在、优雅地绽放！

其实，在我重回办公室之前，已经对室内的花草做了各种想象，我能想到最乐观的情形，是有“生命之花”美誉的绿萝也许还有一线生机。而展现在眼前的景象却是，之前葱郁茂盛的绿萝憔悴不堪地堆积在盆中，了无生命气息；兰草已直挺挺地被风干成了灰褐色；乍一看，碧玉似乎在绿油油地撑着门面，而其根部已悉数枯萎……只有这株先前不起眼的长寿花，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，在幽静的窗台，罔顾无人照料，自在、本真地开放着，兀自展示着生命的美好。

“欣欣此生意，自尔为佳节”，是啊，春意正浓，花开正当时，草木本心如此。所不同的是，此花较张九龄笔下的兰桂多了一份特殊的境遇——九十多日的滴水未遇。它熬过了寒冬，又耐着干旱，终于迎来生命的春天——长寿花的品质里裹着一份坚韧！而在这九十多日里，办公室空无一人，无人知遇，依然灿烂地开放，像极了韩愈笔下的《幽兰操》：“兰之猗猗，扬扬其香。不采而佩，于兰何伤。”

我突然回过神来，长寿花，哦，一如它的名字，名副其实！这株花平日里极为内敛，从不徒然消耗自己的精气，以致平淡得几乎让人注意不到它的存在，而在艰难时刻，它居然会从容应对，一点一点吐露生命的芬芳，终得圆满——这多像千百年来默默耕耘而深怀内美的父老乡亲啊！

我默默地注视着这株小花，有一种深沉的感动潜入心田，似乎，它的力量、它的优雅、它的娇美，已静静地传递给我，化作我生命里长久的温暖和动力。

那个午间，那束暖暖的春光，那株窗台上悠然绽放的长寿花，都镌刻在我生命的印记里。

书人书话

善的传递与美的建构

——评侯发山小小说集《黄河谣》

♣邓迪思

侯发山的小小说在当代历史语境下具有弘扬主旋律的特点，在精神世界维度上通过传递善来建构美。评价小小说的价值，艺术性是一个方面，而社会价值亦不可忽视，对于时代脉搏的捕捉与时代景观的呈现是当代小小说作家的责任，因此，从这个角度说，侯发山具有为人民写作的自律性和自觉性，他站在历史背景的帷幕下对时代正义进行谱写和评价，凸显出新时代人民群众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。

侯发山在传递善时进行了沉淀与过滤，他并没有将大众喜闻乐见的善举写入作品中，他屏蔽了浮浅的善意，将善引到了更高的精神维度。如在《黄河谣》中塑造的扶贫第一书记伊南，面对月亮湾售卖鹅卵石的小男孩的纠缠不休，没有反感，而是认真地询问男孩的梦想。得知男孩是为了走向盖房子、生孩子、卖鹅卵石这条路时，他失望地对村主任老贵说：“不能这样，如果这样帮助他，他就以为兜售鹅卵石就能赚钱，就会没有了其他梦想。”伊南扶贫，扶的不是贫，而是志。他深知，一个没有梦想、没有更高追求的孩子是扶不起来的。在一些善举中，慈善不但没有帮人，反而害了人。轻而易举得到的钱财让一些陷入困境的人打起了歪主意，以获取同情心来迅速致富，放弃了勤劳致富的正途。伊南循循善诱，引导男孩拥有更美好的梦想，劝他上学，他愿意资助男孩到大学毕业。男孩听从他的劝告时，他开心地唱起了歌，他也是个孤儿，得到爱心人士的资助上了大学。伊南的人生观，或许是帮助一个人最好给他几根羽毛，让他拥有一双飞天的翅膀。无疑，这样的善意才是更深刻、更长远的善意。

《玉米》对人性的刻画深沉而诗意，作品中的老贵，迫不及待地选择了一块中越边境的荒地，这里曾经布雷，部队排除后交给政府。开篇设置了悬念，这是一块没人愿意要的地，老贵却抢着去要。得到地后，老贵便辛勤耕耘，种上了玉米，把荒地变成良田。有人想要这块地做墓地，老贵拒绝了。村主任二宝也来找他，也看上了这块地，老贵依然拒绝。得知村主任是打算建小学时，老贵同意了。如果小小说就写到这里，这只是一篇简单的正能量故事，甚至算不上小说。但是结尾，侯发山巧妙一点，点出了老贵当初抢这块地的原因，他的儿子是军人，就是在这块地上排雷时牺牲的，他的儿子叫玉米。结尾没有一句煽情的话，就这么轻轻一点，但却使读者泪奔，瞬间就明白了老贵对这块地的感情有多深，让他放弃是多么不易。纳博科夫的《洛丽塔》也有类似一个情节，亨伯特理发时，他的理发师喋喋不休地谈论他的儿子多么优秀，亨伯特很不耐烦，出于情面不得不应承几句，后来无意中得知理发师的儿子早就去世了。小说并没有对这件事进行过多的渲染，只是轻轻点了一句，但巨大的同情心奔涌而出，令人潸然泪下。纳博科夫说：“房子失火，消防员英勇地把孩子救出来，是故事；房子失火，消防员救孩子的同时，把孩子的玩具也救出来了，这才是小说。”小说是对人性深入剖析和冷静呈现，于无声中见力量，越是艺术张力大的作品，处理得越平淡，而文字的背后却掩藏了巨大的人文同情心。

文学的秘密在于耐人寻味，人性的美好往往体现在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里。《摸秋》写了两个青梅竹马的孩子，男孩子叫小池，女孩子叫云朵。当地有中秋夜“摸秋”的习俗，即从别人家地里“摸”一点瓜果蔬菜。得知云朵的娘饿病了，小池爬上苹果树，摘下来很多苹果，足足装了两裤腿，光着屁股就送到云朵家了。云朵的娘病好起来，全家人吃苹果坚持到云朵的爹要饭归来。小池被他爹打了一顿，他“摸”的正是自己家的苹果树。但打的原因不是因为“摸”苹果，而是爬树时挂烂了褂子。结尾这一笔，足以体现穷人之间互相帮助、互相关怀。一个作家真正要表达的，总是不在文字之内，而是留在文字之外，读者要于无字处品味作者留下的袅袅余音。

侯发山擅长以饱满的形象、独特的情节来呈现历史真实，《唢呐王》将视角探入抗日战争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，这样的年代是没有诗意的，但侯发山出人意料地写出了诗意，回避了血腥与残忍。他以写传奇的方式描述了“唢呐王”这样一个口技高超、乐感出色、品德高尚的地下抗日战士。他沉着冷静、大智大慧，以逼真的口技吓跑了日本小分队，又调虎离山引来日本大队，使八路军趁机奇袭县城，炸毁了碉堡与营房。侯发山在描写“唢呐王”时并没有刻画他的英雄气质，反之，诗意地描述了他高超的吹奏技术，小说的结尾村里人依然不相信吹唢呐能打鬼子，使“唢呐王”成为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隐形战士。《爱丽丝漫游奇境》中，柴郡猫消失了它的身体，只留下了它的笑。侯发山也如出一辙，“唢呐王”只留下了他的音乐，却看不到他抗日的事迹，只有若干草蛇灰线，隐隐地闪烁出星光。

大事以小事来呈现是侯发山的特点，比如王家坝泄洪，用水莲这样一个清纯善良、心胸宽阔的姑娘来呈现；写抗疫用把嫁妆钱换成救护车的雯雯来呈现……历史如巨大的明镜，而侯发山只取一个碎片，用碎片来折射整体的辉光。

侯发山是新时代的聆听者与观察者，他写的是个体，但并非个体写作，他将优美的文笔融入整体的精神洪流中，借其中的一朵浪花来呈现时代的波澜壮阔与激流勇进。他将传递时代的善、建构时代的美作为历史使命，贯穿到写作中，在他的文字里，永远能找到人性的温暖、团体的美好、时代的明亮。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看，一个时代只是一瞬，而侯发山尽力将这一瞬定格成永恒。

溪山图（国画） 刘洪海

人与自然

四月如歌

♣殷雪林

四月，伴着鲜花，伴着细雨，伴着和风，伴着鸟儿们的欢唱，踩着轻快的步点，欣然向人间走来。

我喜欢四月，不光是它春和景明、风和日丽、景色宜人，也不光是它山清水秀、花红柳绿、莺歌燕舞，更因为它一切欣欣向荣充满活力，一切生机勃勃充满希望。

四月，大地更新，万物复苏，阳光和煦，鲜花烂漫，到处都是嫩嫩的、绿绿的，涨满着热情，散发着朝气。

四月，春寒料峭正悄然褪去，气温一天比一天暖和，在温暖和煦的春风中，苒苒物华。你看已是绿染山河，芳草碧连天，那一条条水岸边的行行柳树，也已是柳色青青，“万条垂下绿丝绦”，随风起舞，如绿烟似碧雾，生机盎然。

四月，时而春雨扬扬，有时也会伴着差答答的春雷在天边一个滚一个滚地打过，那可是催发的鼓声？雨声淅淅沥沥，丝丝细语，那是大自然演奏的天籁之音，是最好听最入心的音乐。雨丝清凉，是甘霖、甘露，撩拨得大地上一张张如饥似渴的小嘴畅快地啜饮着。雨连续地下，润透得土地松松的软软的，像温床，踩在上面腻腻的滑滑的，如抹了油，更利于植物孕育庄稼生长。“雨足郊原草木柔”，树叶润得绿得发亮，小草润得翠得逼人的眼，麦苗也润得挺起腰杆在轻风中高兴地舞蹈。山泉又淙淙唱起了歌，河流也重新涨起了春潮。

四月，已翻过春的扉页，精彩纷呈的剧目正紧锣密鼓上演，处处繁花似锦，处处鸟语花香，世界被装扮得多彩多姿美不胜收。你看田野里金黄的油菜花铺天盖地，成片的紫云英精心铺排，还有那无数夹杂其间的五色缤纷的小野花，一起将大地编织成一张美丽的大花毯。你看那广阔的乡村中，棵棵桃树、杏树、李树、梨树，你不让我，我不让你，经过轮番上演绚丽青春后，开始落英缤纷，唯美谢幕。接着海棠、映山红、月季、牡丹……无数花儿连着趟儿登场，一簇簇一丛丛，像燃了火，像落了霞，云蒸霞蔚。成百上千的蜜蜂整日在花丛在树上嗡嗡地闹着，大小的蝴蝶也飞来飞去，风里浸透着花香的味儿，熏熏的甜甜的，有些醉人。

四月，风光正好，正是踏青赏花时。禁锢了一冬的人们，告别了慵懒与萎靡，无论大人孩子，趁着明媚天气，抢着走出户外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，锻炼锻炼身体，在花丛中流连徜徉，在一片新绿中驻足观赏，感受春光的美好和自然的欣欣生意，心灵不知得以陶冶，精神不觉注入力量。

四月，生生不息，正是孕育诞生新生命的好时候。你看，在温暖的春光里，南归的小燕子不管在晴天丽日下或蒙蒙细雨里，一直在碧蓝的天空中翩跹着，一会儿上一会儿下，软语呢喃，轻快地穿梭在柳荫塘湾中，寻找酥软的泥，衔去新交故旧的农家筑巢垒窝，准备生儿育女。最急的是花喜鹊，你看，谁家门前树上硕大的鸟巢里已经露出几只调皮的小脑袋，叽叽喳喳地吵闹着，都扎了新毛，虽然羽翼未丰，但相信不久的将来，一定会展翅翱翔，去开创属于它们自己的一片天空。再看树下农家小院里，猪圈内已下了几只小猪仔，鸡架里也已孵了两窝小鸡娃，一派繁荣昌盛。

四月，前程似锦，正是创造丰收美好未来的大好时机。你看，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，在农民们的辛勤耕耘里，田中的冬小麦苗正欣喜地拔节生长，有的已经开始抽穗，风儿摇曳着，一天天茁壮、育秀。早谢的油菜花，也已经纷纷暗结果荚。

四月，春耕生产正当时，俗话说：“一年之计在于春。”大江南北、黄河上下，你看，那沃野千里，那田间地头，处处是勤劳忙碌的身影，处处是翻耕播种的场面。却再也不像过去牵引着牛儿，手扶着犁把，摔着鞭儿，缓缓地驱赶着艰难地前进着。无数的拖拉机、耕种机奔跑在广袤无垠的田野中，欢快地呼啸着奔腾着。广大的农民在新翻的泥土中播下种子，也播种下希望和未来。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”。有了春天的辛勤耕耘，才会有秋后满满的收获。有了满满的收获，也就有了百姓们的丰衣足食、社会的安稳太平、人民的安居乐业和幸福日子。

四月，如诗、如画、如歌。吟着一首蓬蓬勃勃的诗，描绘一幅鹏程万里的画，唱着一支昂扬奋进的歌。

荐书架

《天下人心》：新时代正风反腐的文学表达

♣陈彦瑾

《天下人心》从纪检监察角度描写反腐，集中展现了十八大以来“正风反腐”的艰辛历程和重大成效。全书四十余万字，以某省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当地系列腐败案件为主线，将复杂、真实、紧张、严酷的纪检监察工作，通过小说化的笔法和生动真实的人物形象铺展开来，塑造了一批忠诚干净、一身正气的纪检监察干部形象，突出了他们的党性原则与斗争智慧，讴歌了纪检监察队伍对党的忠诚和无私奉献精神，体现了我党全面从严治党、严惩腐败、实现海晏河清的坚定决心和力度。

本书作者凤岐、宗利华有多年相关行业经验，在创作中艺术化地融入自己的经历、见闻与思考，确保了行业小说和反腐题材的准确性和专业性。尤为难得的是，小说并不止步于反腐败斗争的文学化描写，而是秉持新时代反腐理念，进一步提出了反腐题材作品的人民立场、文化担当等关键问题。作者将自己对社会问题和人性的洞察、对反腐败斗争的思考、对党的方针政策的领会融入文学创作中，写腐败而不媚俗，写反腐而不绝情，始终以惩前毖后、治病救人，为党赢得天下人心的人民立场，作为核心理念统领全书。小说出版之后，在行业内外引起广泛关注，获得了极大好评。

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表示，《天下人心》是一部“难得的佳作”，总结其几个鲜明的特点：首先《天下人心》是十八大以来，我们党开展的反腐肃纪斗争的第一部作品；其二，这部作品深入到纪检监察的内部去近距离表现反腐败斗争，有一种揭秘色彩；其三，这部作品写反腐不是笼统概念的反腐，而是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党中央、中央纪委对于腐败问题、腐败干部在处置方面的相关政策，比如四种形态的执行，惩前毖后、治病救人的原则。“作品既描写正和邪的斗争，也写人与人的较量，而且这些人过去互相都是同事、同学、朋友，原则面前不放松，但是对待一个具体的犯了错误的干部，究竟如何挽救他，这部作品表现得非常真切、真实。”

灯下漫笔

元丰五年的那场雨

♣张向前

轻寒料峭，一场雨，事先似乎并没有假设，劈头盖脸地就来了。

宋神宗元丰五年三月七日，一场雨相逢了许多人，它也恰巧兜头浇在了苏轼的头上。渐渐豁达的苏轼，有心地写了一首词，第一时间将这场雨用文字镌刻在历史的天空。

一个多月前，苏轼在东坡下选了一片高地，经过修整把它用墙围起来，在一众邻里和上下亲友协力帮助下，建造了一处居所，茅草为顶后方覆瓦，刈草为席。因为是在大雪这个节气中建造的，苏轼在堂屋的四面墙壁上都画满雪，几乎没有空隙，谓之“东坡雪堂”，并自号“东坡居士”。这个自号，显然来自于他那份对于白居易的敬仰之情。

白居易当年写诗遭诬陷，降职为江州司马，又迁为忠州刺史。忠州城东有一山坡，白居易忙完公事之余，常到坡上植树种花，并写有《东坡种花》《别东坡种树》等诗，后人亦将“东坡”作为白居易的代名词。苏轼殊为艳羡。无怪乎，南宋著名文学家洪迈曾言：“苏公谪居黄州，始自称东坡居士。详考其意，盖专慕白乐天而然……苏公在黄，正与白公忠州相似……则公之所以景仰者，不止一再言之，非东坡之名偶尔暗合也。”

白居易不会料到，自己的人生行藏、道德文章、处世态度，会让200多年后的苏轼予以相当地认同。更让苏轼没有料到的是，来自白居易原创的“东坡”，却被他发扬光大，成为他本名之外最响亮的称谓，遗响千年万年。

身后的事，苏轼没有时间考虑。眼前事更为紧要。

刚种了一季庄稼的东坡地喜获丰收，苏轼兴奋之余，打算再买一块地。

这块地在沙湖，离城东南三十余里。一大早，苏轼就和三五好友兴致勃勃前去相地。不知是地差强人意，还是价格没有谈拢，那块地最终没有成交。苏轼心里是否有点失落，不得而知。事情虽没办成，但任侠豪爽的苏轼当然不会冷落随行的朋友。他在附近找一家小店，等友人落座喝茶期间，热情地点了几个菜，打了酒，一干人边喝边聊。同来的仆从饭已填饱肚子，不及等待，携带上雨具等家伙什，道一声先行走了。

酒酣饭饱，苏轼一行人哼着小曲儿上路，步履轻盈往回赶。春日的天空孩子的脸。刚才的风和日丽，被突然涌起的乌云团团笼罩，一阵风吹过，接着又起了一阵风。“不好，要下大雨了。”朋友话音甫落，豆大的雨点迅即砸了下来。开初稀稀疏疏，始而逐渐密集如织，慢慢地布成了一张网，一阵紧似一阵网向大地，打在竹叶上，砸在树枝间噼啪作响。闪电来了，将天空划开一道口子；雷声也不示弱，轰隆隆地滚过。风、闪电、雷声，渲染鼓舞了雨的嚣张气焰。一时间，天地为之黯然。

地上的行人惊慌失措。骑马的甩起手里的鞭子，朝马屁股下狠狠地鞭了两下，马惊而迅跑。坐轿的吆喝着、催促着，轿子在风雨中癫狂如舞。雨具没了，朋友们哪里架得住这急骤的雨势，忙乱不堪。以手遮脸的有，以物挡头的有；挽袖卷裤脚的有，冒雨奔跑的有……只有苏轼，惟有苏轼，神色自若行进在雨中，不疾不徐。

跑什么呢？前面不也一样在下雨吗。

眼见这个奇怪的人，穿着草鞋，拄着拐杖，悠然冒雨而行。上衣打湿了，他不管；裤脚上沾满泥浆，亦自不顾，独往径行。骑马的回望，坐轿的斜眼，奔跑的侧目。路人在看，历史在看，千百年以后的人们，亦然在看。苏轼毫不在意，伸出右手，囫囵抹掉脸上的雨粒儿，随手一甩。他的脸上旋即露出一片酒后的红晕，似雨中桃花一现，瞬间又被雨水遮盖住了。美，有时需要渲染，有时也需要内敛。才华也是。

苏轼太需要一场雨，心中旧的块垒虽然一直在消融，但还不够酣畅淋漓。东坡那块地也太需要一场雨，新一茬的庄稼需要生长拔节，俗话说，春雨贵如油。苏轼不会错过，东坡也不会错过，这是机缘。一场雨，氤氲了两个“东坡”。一切来得恰是时候。苏轼长长地舒了一口气——这口气在胸中憋闷了两年多，气定，然后才能神闲，在雨中。

情绪上来了，苏轼身体膨胀，精神激昂，蹙口发出悠长清越的一声长啸，把他自己都吓了一跳。一路人回首，满脸惊诧。他理解这个不懂他深沉内心的人——懂是一个很艰深的问题，不能苛求他人。苏轼当是想起了“竹林七贤”之一的阮籍。喝酒谈玄抚琴长啸是阮籍的日常。“把酒长歌物天外，仰空一啸自超然”。四件日常中，他惟是喜欢阮籍的长啸，遗憾晚生近800年，不能洗耳恭闻，感受那份满溢冲撞的情感。他曾专程寻访阮籍的老家——开封尉氏的“啸台”凭吊先贤，纵情写下：犹余胸中气，长啸独轩轩。阮籍的狂放旷达，是他所钦羡的。王维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”的高雅宁静，也是他所中意的。长啸这个行为本身，也让他心里有了意动。他模仿着阮籍，或是王维的样子，始而吟啸。啸声在雨中穿行，在风中摇曳，鼓荡在人们的耳中。他的耳膜也受到震动，心湖掀起阵阵波涛，不能止息。初次长啸，他还是没有太放开，许是真的放不开。放开也需要一种境界。

雨，适时地停止了。一丝微风起来了，苏轼的酒意醒了大半，一股寒气沾染身体发肤。夕阳西照之下，苏轼恍若梦中。买地、喝酒、淋雨、吟啸、挫折、受辱、遭贬……一切风吹云散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。

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苏轼安坐如炬，提笔舒腕，一首旷达古今的词《定风波》应时而生。

元丰五年的那场雨，滴滴绝响。